

从生态批评视角解读《黑暗的心》中的森林和象牙

陈 琪

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 上海

收稿日期: 2026年9月10日; 录用日期: 2026年10月17日; 发布日期: 2026年10月28日

摘 要

《黑暗的心》是英国作家约瑟夫·康拉德的代表作, 被认为是英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主义小说。文章从生态批评视角出发, 聚焦小说中“森林”与“象牙”两大核心意象, 探究康拉德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性叩问。研究表明, 小说不仅借助阴森、沉滞的原始景观与森林的“凝视”主体性, 动摇了传统人类至上论的认知权威, 呈现出鲜明的去人类中心审美取向; 更通过象牙这一被商品化的生命遗存, 深刻反思了近代工业理性对自然生命的物化与践踏。通过对两大意象的辩证书写, 作品揭示了自然法则对盲目物质扩张的必然反噬, 展现出超越时代的原初生态警诫与整体反思价值。

关键词

《黑暗的心》, 约瑟夫·康拉德, 生态批评

Analysis of Forest and Ivory in *Heart of Darkness* under the Ecocriticism

Qi Che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Received: September 10, 2026; accepted: October 17, 2026; published: October 28, 2026

Abstract

Heart of Darkness is a masterpiece by British novelist Joseph Conrad, widely regarded as the first truly modernist novel in British literary history. Grounded in an ecocritical perspectiv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wo pivotal images—the forest and ivory—to explore Conrad's profound historical inquiry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The study reveals that by depicting the somber, oppressive primeval landscape and endowing the forest with a gazing subjectivity, the novel

destabilizes the epistemic authority of traditional human supremacy, manifesting a distinct de-anthropocentric aesthetic tendency. Furthermore, through ivory as a commodified bodily remnant of life, the narrative incisively critiques the reification and violation of the living natural world driven by modern industrial rationality. Through the dialectical representation of these two images, *Heart of Darkness* unveils the inevitable ecological backlash of natural laws against reckless material expansion, demonstrating a transhistorical primordial ecological warning and holistic reflective value.

Keywords

Heart of Darkness, Joseph Conrad, Ecocriticism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1.1. 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与《黑暗的心》

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是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英国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以其深刻的心理描写和对现代文明困境的探索著称。他出生于波兰,后入英国籍,长年的远洋航行经历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深厚的积淀。发表于 1899 年的《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以康拉德在刚果河流域的亲历为蓝本,借叙述者马洛(Marlow)之口,展现了近代技术扩张引发的生态失衡与精神危机,被视为现代主义文学的经典之作。

小说讲述了马洛沿刚果河逆流而上深入非洲腹地、亲历蛮荒原野与工业资本扩张碰撞并最终与库尔茨相遇的旅程。马洛受雇于一家经营内河商贸的“公司”,担任汽船船长,满怀对现代技术秩序与文明理性的信赖启程,却在沿途目睹了机器文明对原始生态的暴力开掘,以及将自然生灵彻底客体化所带来的荒诞与失序。在旅程深处,他找到了传闻中凭借极端手段大量聚敛象牙、却已病入膏肓的贸易代理人库尔茨——此人已在极度的物质占有欲中陷入狂乱,仍执迷于自己的“宏伟计划”。返程途中库尔茨去世,临终前只留下“恐怖啊!恐怖啊!”的遗言。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理论基础

约瑟夫·康拉德的中篇小说《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自问世以来,一直是国内外文学批评界经久不衰的研究焦点。学者们围绕小说的主题意蕴、象征手法、意识形态及空间视角展开了多维度探析。

研究普遍肯定了作品对掠夺的深刻揭露,但对其立场存在不同解读。传统批评家以利维斯(Lewis)为首认为小说是反殖民主义的杰作,揭示了西方殖民者对非洲的掠夺压迫,指出其展现了殖民主义对人性的扭曲,库尔茨形象则揭示了人性在贪婪和权力面前的脆弱。国内学者也对此有诸多研究。高继海认为,透过表层冒险故事,小说的标题本身就含有多重隐喻,在一个层次上,它指刚果的自然地理及其居民的肤色,表示一种原始的黑暗在另一层次上,它指殖民者在刚果的罪恶活动,暗示这些“光明的使者”实际上有一颗“黑暗的心”[1],揭露了殖民政策的残暴。殷耀则聚焦其思想张力,指出康拉德兼具“思想局限和超越时代两个方面的并存”[2],虽难免带有白人文化烙印,却深刻意识到这“实际上是对人类文明的亵渎”[2],展现出独特的二元超越。小说的意象隐喻也常被作为洞悉文明与野蛮的核心线索。姚兰和王颖在剖析色彩象征时强调,黑与白构成了悖论反差:“小说中象征西方文明的白色,表面上熠熠生

辉,实则败絮其中,既破坏了自然,也扭曲了人性;黑色代表了人类摆脱一切束缚或虚伪面具之后的真实自我”[3]。近年来,空间叙事与视觉体验开拓了文本细读的新维度。乔修峰指出,热带丛林构成的幽闭空间构成了对欧洲传统风景再现的颠覆,“马洛在观看非洲风景时,放弃了鸟瞰的方式,采用了甲虫的视角”[4],这种有限视角“抵制了制图学对非洲大地的‘绝对’控制”[4],使人在黑暗的荒野中重构了崇高感。还有学者致力于挖掘作品中各种事物(如水、黑与白、疾病等)的象征意义,通过解读这些象征符号,揭示作品深层的文化意蕴与作者的思想情感。总体而言,小说的主体思想深刻而复杂,它不仅揭示了殖民主义的罪恶和对非洲人民的剥削,还深入探讨了人性的黑暗面。

《黑暗的心》以丰沛的笔触细腻描绘了自然环境的多元图景,与生态批评理论的关键相契合。生态批评的关键是挖掘文学作品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倡回归自然。它分析文学作品中自然是如何被再现的,从生态批评的视角重新阐释文学作品,挖掘、理解和分析生态文学作品中体现出来的生态意识和生态智慧,批判工业化和科技文明造成的生态系统的紊乱和自然资源的枯竭,以实现唤起人们对自然的理解和尊重的目的[5]。已有相关研究从生态批评维度切入,对文本中的生态描写展开文本分析。但现有研究多停留于理论框架的宏观层面,尚未针对森林、象牙等具体意象展开系统性阐释,亦未充分挖掘其背后深层的象征意蕴与话语张力。

鉴于此,本文拟在生态批评的理论视域下,聚焦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森林与象牙两大核心意象,通过对其内涵的解构与文化隐喻的剖析,发掘自然生态书写的深层意蕴。这些意象不仅生动映照了人与非人自然之间的复杂纠葛,更通过叙事张力折射出文本对近代人类至上论的深刻反思与生态整体批判倾向。

2. 森林

“森林语言”是“生态语言”的一种亚类型,包含森林的外在形态特征与内部物质循环过程,同时也是一种反常规认知特质的物质化环境语言[6]。几个世纪以来,森林一直被视为法律之外的一片黑暗之地。树冠层枝叶繁茂,身处林中之人无法望见天空。森林被认为处于人类社会法律体系之外,这不仅使它成为理想的藏身之处,还为人们提供了“超越或堕落于人类层面”的选择。然而,哈里森认为,森林即便远离文明社会,也始终像一面奇特的镜子,映照出文明社会自身的样貌——人们能够从这片“荒野”中,看见自己所属文明里潜藏的荒诞、腐化、矛盾,甚至是美德。

在叙述者马洛的凝视中,森林彻底超越了传统文学中被动、静止的物质景观,呈现出非人自然的深沉能动性:森林宛如置身事外、冷峻观察的审判者,而盲目深入腹地的技术文明侵入者则如同寄生其上的异物,不断榨取并破坏着生态母体。这种叙述笔法客观呈现了近代工业文明与荒野之间的深层断裂——文本并未将人性的失序单向归咎于所谓蛮荒的诱惑,而是借由荒野的静默审视,将反思的矛头直指人类肆意扩张的工具理性,深刻揭示出过度物化自然必将导致人类自身的生态与精神危机。

2.1. 阴森的森林

在小说文本中,康拉德并未将刚果河流域的荒野描摹为浪漫主义诗歌中牧歌式的慰藉之所,而是以高密度的负向修辞赋予森林以阴森、沉滞且威压性的空间特征。如“幽灵般地耸立着”[7],“看上去面容阴郁,大片的阴影落在河面上”[7],“黑脸的、忧郁的森林”[7],“幽暗的森林”[7],“死亡树林”[7]。这些描写营造出一种压抑、恐怖的氛围,森林不再是人类可以随意征服和利用的对象,而是一个充满力量和威严的存在,其“不可读”与“不可控”有力动摇了近代文明以自我为中心的傲慢认知。

与此同时,文本将森林的威严进一步延伸至听觉经验的侵入。“森林深处传来一声颤抖的、绵长的哀号,里面包含着悲伤的恐惧和彻底的绝望”[7],这种非人自然的幽暗发声,彻底击碎了外来者所依赖的秩序感,展示出非人物质空间强烈的异质存在感。值得深思的是,叙述者马洛对森林阴森恐怖的感知,

具有鲜明的双重张力：一方面，它体现出人类中心主义认知框架在广袤原始自然面前的受挫，暴露出工业技术(以马洛简陋的汽船为代表)对地球生态统治的脆弱性；但另一方面，这种将荒野等同于“黑暗”与“死亡”的叙述视角，亦烙印着 19 世纪末西方文明面对无法驯服的异质生态时所产生的防御性惊恐与心理投射。由此，文本中的森林脱离了单纯的地理实体，成为一种既反拨工具理性、又交织着时代认知局限的生态批判张力场。

2.2. 会“看”的森林

人类中心主义者“把人看成是自然界唯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是一切价值的尺度，自然及其存在物不具有内在价值而只有工具价值。”[8]但在康拉德的笔下，常常通过拟人化的手法赋予森林以生命和意识，使其不再是静态的自然景观，而是一个有思想、有情感的主体，这种描写在生态批评意义上消解了“人凌驾于自然之上”的等级秩序。马洛的回忆中写道：“树木不为之所动，犹如一张面具——很重面具，如同监狱关上的大门——它们观看着，一副隐而不宣但却知晓一切的神情，它们带着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沉默，耐心地期待着”[3]。树木由被动的景观跃升为冷眼旁观的“凝视者”，这一倒转极具颠覆性：惯常作为观察主体、丈量主体的文明人，在此刻被降格为被审视的对象。这种反常的视角，在文本深层有力地动摇了人凌驾于自然之上的等级秩序，呈现出强烈的生态中心主义倾向。

在马洛的叙述中，这片森林如同置身事外的庞大母体，审视着人们所做的一切。它看似被动、静止、冷静、无言，但实际上却深不可测——“这一切都被森林环抱着”[7]。此处森林的威压感，深深植根于作者康拉德自身二十余年的海上航行经历与马洛的职业特质之中。作为汽船船长，马洛习惯于依靠罗盘、航标与技术理性来建构秩序、防范风险；然而，当他深入刚果河腹地，面对两岸绵延不绝、拒绝被规训的荒野时，文明赖以自矜的工具理性瞬间陷入瘫痪。森林的冷眼静观，映照出帝国商业扩张在荒野秩序面前的虚妄与脆弱；马洛在叙述中所流露出的不安与敬畏，亦折射出文明主体在遭遇浩瀚自然时难以言喻的自卑与恐慌。

2.3. 森林的反噬

森林的浓密与幽深，不仅构成了地理意义上的天然阻隔，更在认识论层面不断挫败着西方文明对荒野进行测绘、开采与占领的企图。在马洛沿河逆流而上的航程中，欧洲公司自诩的“文明拓展”最终褪色为谎话连篇的掠夺闹剧。在此语境下，森林的“不可驯服”呈现出双重生态内涵：它既证明了自然具有不受人类意志支配的内在自足性与客观法则，也以一种充满嘲讽的姿态，宣告了近代以来将自然彻底客体化、资源化的工具理性认知在庞大生态系统面前的脆弱与虚妄。

在库尔茨身上，这种挫败达到极致。库尔茨完全不顾大自然、动物、当地居民的生死，砍掉所谓反叛者的头颅，不断掠夺自然资源，驯服当地人，殊不知，他早已被大自然吞噬。库尔茨第一次正式登场时，便“被黑脸的、忧郁的森林倾吐到了空地上。一时间，树丛摇曳、野草舞动，继而一切静立不动，而且专注”[3]。这片森林幽暗、寂静，其广袤无垠与枝叶繁茂，俨然成了人类认知局限的象征，阻挡着理性的侵扰，也遏制着征服的欲望。库尔茨越是想要彻底掌控这片土地，越是被这片土地所吞没。康拉德敏锐地捕捉到了现代文明的深层荒诞，当人类狂妄地试图剥夺自然的一切内在价值时，非人荒野便化作一道不可逾越的物质壁垒，最终在肉体与精神上对掠夺者施以彻底的吞噬与消解。

文本将热带雨林描绘为幽暗、寂静且不可测度的存在，生动展现了生态系统对工业文明无度索取的强力反拨，证明了人类试图主宰自然的狂妄最终必将受挫。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小说所流露出的这种生态警省意识，并不等同于康拉德已具备了现代生态保护思想。在马洛的叙述中，他对森林威严的承认，始终夹杂着西方文明面对失控荒野时的本能恐惧。这种充满矛盾的笔触恰恰说明，《黑暗的心》并非一

篇超前的现代生态宣言；它是 19 世纪末的作家在目睹了机器文明暴力侵入原始大自然后，对当时“人类绝对凌驾于自然之上”这一傲慢观念所作出的深刻反思与沉痛反省。

3. 象牙

“‘物’在叙事中可能成为一种符号，被用作文化、历史、社会的隐喻。”[9]也就是说，故事里的物品往往不是普通的道具，它们就像一个个密码或象征，背后藏着一个时代的文化、历史和社会背景。在《黑暗的心》中，象牙就具有丰富的隐喻。象牙是叙述的中心，甚至被赋予了近乎人物般的性格，例如库尔茨病入膏肓时，其身体已呈现象牙色。小说虽没有大段描述象牙，被残忍屠戮的大象也始终没有机会“出场”，但象牙却贯穿全文。在生态批评视域下，象牙首先是原始自然生命的一部分；然而在近代技术文明的冲击下，它被彻底切断了与生态母体的联系，沦为满足人类极端物欲与商业资本流转的商品符号。象牙在小说中所扮演的多重角色，深刻折射出工业文明对自然生命的无情物化与生态撕裂。

3.1. 象牙成为欲望的符号

康拉德的《黑暗的心》中，“象牙”物象既承载着贪婪欲望，也封存着非洲大陆被掠夺的创伤记忆，其洁白的质感与背后的暴力掠夺形成强烈反差[10]。在生态批评看来，这种物化逻辑最直接的危害，就是割裂了自然生命与其原生生态系统的联系。象牙本是热带雨林中鲜活巨兽生命的一部分；但在商业资本的驱使下，它却被简化成了财富、地位与虚荣的物质象征。在工具理性的盲目支配下，广袤的大自然被降格为单纯提供原料的资源库。为了争夺更多的象牙，人们在丛林中勾心斗角，彻底沦为了资本欲望的附庸。库尔茨之所以能搜刮到堆积如山的象牙，背后完全是对生命尊严的践踏和对森林生态的严重破坏。在马洛眼中，象牙不仅见证了人类欲望的膨胀，更是工业文明将自然客体化、商品化，最终导致人性扭曲与生态危机的鲜明写照。

3.2. 缺席的大象

在近代技术文明的发展中，对野生动物资源的大规模索取，向来被视作人类征服自然力量的标志。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狩猎大象不仅能牟取暴利，也往往成为人类展现对庞大非人生命掌控力的象征。然而耐人寻味的是，这种展现征服力的猎杀场景，在小说中却完全“缺席”了——作为象牙本源的大象从未真正出场，读者在书中只能看到成堆的象牙成品，看不到猎杀的血腥过程与巨兽死去的痛苦肉身。这种“大象活体的退隐”，生动揭示了资本物化机制的冷酷。现代商业体系正是用冰冷的称重、规范的记账与繁复的贸易流程，悄然掩盖了对生命肉身的摧残与整体生态创伤。大象由威严的森林巨兽，沦为了商业账本上一串毫无生气的数字与货品代码，对大自然生灵的残酷破坏，就这样被看似整洁理性的商贸秩序巧妙地遮蔽了起来。

3.3. 被象牙吞没的库尔茨

象牙与小说中主要人物库尔茨先生具有紧密的联系，象牙见证了库尔茨堕落的过程。库尔茨为了得到更多的象牙，不惜骗取、盗窃、杀戮，最后他遭到了大自然的“馈赠”——他重病身亡，肉体与灵魂都遭到了大自然的报应：“荒野轻轻地拍了他的脑袋，然后，看吧，他的头像个球——一个象牙做成的球；荒野抚摸了他，然后——瞧——他枯萎了；它接待了他，爱上了他，进入了他的血脉，消耗了他的肉体，用某种邪恶入会仪式都无法想象的手法，把他的灵魂与自己的灵魂封缄在一起。他是它宠爱过度、惯坏了的心爱之人。象牙？我想是的。成堆成垛的象牙，破旧的泥巴棚子都要被挤爆了。你会觉得，整个地区的象牙，不管是地上的还是地下的，没有一根被落下。”[7]文本在此处展现出荒野强大的能动性，与反噬力：荒野不仅剥夺了库尔茨的生机，更讽刺性地将他的头颅异化为“一个象牙做成的球”。这一

骇人的物化描写暗示出，象牙本是鲜活生灵的一部分，是大自然的产物。库尔茨狂妄地将象牙从生态母体中剥离并占为己有时，掠夺者最终也沦为了这一死物形态的殉葬品，被其疯狂搜刮的物质彻底吞没。

但库尔茨却将象牙视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且视为己有。在临死前，“我听到了他讲话。‘我的未婚妻，我的象牙，我的站点，我的河，我的一一’，一切都属于他”[7]。这也使得马洛“期待着听到荒野爆发出一阵惊人的大小，那种会撼动天上星宿的大小”[7]，马洛下意识认为这实在是荒谬至极，他怎么能够认为象牙是他的囊中之物，他觉得库尔茨“他在这片土地的恶魔中间，占据了高位”[7]。库尔茨已完全舍弃了自己的人性，他丧失了他的良知，被欲望所支配，“会把他带到人类之初的何种特定场域”即指库尔茨已不再有克制力——这个使他之所以为人的东西。马洛还试图为其辩解，声称他“太傻”。“当然了，也有可能你太傻，根本不会犯错——太迟钝，甚至都不知道自己遭受了黑暗力量的侵袭。……”[3]但马洛一连串的对库尔茨的辩解与推脱，其内心反复的矛盾与纠结，更加有力地证实了库尔茨的恶行。“但我们大多数人，既不是傻瓜，也不是极高尚的人。地球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在这里，我们必须忍受眼见、耳听、鼻闻之物——老天，比如说死河马的味道——而且还能做到不被玷污。”[7]

在这段叙述中，马洛表达了一种在文明与荒野冲击下的伦理省思：“地球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在这里，我们必须直面所见、所闻、所嗅的一切。”[7]面对蛮荒大地与失控的物欲，马洛主张人应当保持一份世俗的克制与自律，以此抵御理性的沉沦。同时，叙述中也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库尔茨那些冠冕堂皇的“事业”。尽管马洛试图为库尔茨的行为寻找托词，但最终不得不承认，在内心深处，他认为库尔茨的行径不过是言辞动听的空谈，甚至萌生了将库尔茨的事业“永远埋葬于进步事业的垃圾堆中，成为所有垃圾里最不起眼的一员，或者更确切地说，让它与人类文明中所有的腐朽与污秽同流合污”[7]的念头。因为在马洛看来，以文明之名抢夺象牙、践踏生灵，无疑是工业文明扩张史上的一大耻辱。

尽管文本中对象牙的直接描写篇幅有限，但它的象征意蕴却非常深刻。象牙不仅揭示了工业文明对自然资源的疯狂开采与征服自然的野心；更作为一个被物化的物质符号，生动反映了资本逻辑对原本和谐的生态生命之网的残酷撕裂。在马洛眼中，象牙不仅是人类物欲的化身，更是鲜活生灵被彻底简化为商品的明证，成为人类盲目物化自然、最终导致自身精神走向毁灭的标志性隐喻。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象牙本身亦承载着截然相反的象征意义。它曾是文明的象征，代表着人类智慧与技艺的结晶；它也是大自然的馈赠，象征着自然界的纯净与美好；在某些文化语境下，象牙还寓意着和平与纯洁，与白色这一色彩所代表的纯净无瑕相呼应。这种正反两面象征意义的剧烈碰撞，赋予了象牙极强的反讽张力：原本象征圣洁与生命馈赠的自然产物，却在极端物欲与工具理性的操控下沦为杀戮与毁灭的象征，深刻揭示了工业文明将自然客体化时所陷入的道德困境与生态异化。

4. 总结

从生态批评视角解析《黑暗的心》，森林和象牙的象征意义在于揭示了近代工业扩张对自然秩序的破坏，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深层疏离。透过文本对森林和象牙的书写，我们可以看到小说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反思。森林作为非人自然的象征，以其阴森、沉闷的场景描绘与冷峻的凝视姿态，凸显了原始荒野的威严与人类理性的局限，在审美层面表达了对人类中心主义傲慢姿态的有力批判。象牙作为商品拜物教的象征与被剥离的自然产物，见证了库尔茨的堕落，更直观展现了现代贸易对非人生命的冷酷物化与对自然法则的践踏。小说通过对森林与象牙的复杂书写，深刻展现了近代工业征服在原始自然面前所招致的生态与伦理危机。透过马洛充满犹疑与惊惧的叙述声音，《黑暗的心》不仅还原了原始热带荒野的真实物质张力，更是对近代狭隘工具理性与征服自然观展开的一场沉痛叩问，体现出超越时代的原初生态警诫与深远的思想价值。

参考文献

- [1] 高继海. 马洛的“寻觅”与库尔茨的“恐怖”——康拉德《黑暗的心》主题初探[J].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2(2): 67-72.
- [2] 殷耀. 从《黑暗之心》看康拉德的双重性[J]. 外语研究, 2009(3): 104-107.
- [3] 姚兰, 王颖. 试论《黑暗的心》中黑与白的象征意义[J]. 外国文学研究, 2003(3): 38-41+75-171.
- [4] 乔修峰. 《黑暗的心》中的幽闭空间与风景的“再发现”[J]. 外国文学研究, 2024, 46(1): 105-115.
- [5] 李秀芝. 美国生态文学与生态批评研究[J]. 语文建设, 2014(12Z): 53.
- [6] 郭茂全, 李登瑞. 论生态语言系统中的“森林语言”[J]. 喀什大学学报, 2026, 47(2): 72-79.
- [7] Joseph Conrad. 黑暗的心[M]. 安宁,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22.
- [8] 雷毅. 深层生态学思想研究[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1.
- [9] 尹晓霞, 唐伟胜. 文化符号、主体性、实在性: 论“物”的三种叙事功能[J]. 山东外语教学, 2019, 40(2): 76-84.
- [10] 段潇云. 英语文学小说物象叙事的符号学阐释与文化记忆建构[J]. 长江小说鉴赏, 2026(3): 79-82.